十誦律卷第二十五　第四誦之五　從

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

七法中皮革法第五

佛在舍衛城尒時阿濕摩伽阿槃提
國有聚落名王薩婆中有大富居士
財寶豐盈種種具足唯少一事無有
兒息從諸神祇池神家神交道大神
滿賢大神高賢大神大自在天神鞞
羅延神韋紐天神下至鉢婆羅神爲
有子故求請乞索而不能得有子時
到居士婦乃覺有娠利根女人有四
不共智何等四一知男愛二知男不
愛三知妊娠時四知所從得婦自知
有娠語居士言我已有娠居士聞之
心歡喜踊躍或當生男好加供給洗
浴淨潔以香塗身隨時將息令身安
隱若有所至多人衛從莫令憂惱九
月已過誕身生男耳有金環是兒端正
見者歡喜居士聞之心喜踊躍集諸
知相婆羅門相之問言是兒德力何
如諸婆羅門言居士是兒實有福德
威力居士言當爲作字是時國法作

二種字若隨宿若隨吉諸人言居士是兒何時生答言某日生是諸婆羅門善知語言是兒沙門宿日生即名沙門居士復集婆羅門及諸居士善知金寶相者以兒示之是兒可環價直幾許諸人言居士是兒可環非世所作不易平價意想平之可直純金一億兒字沙門可環直一億與人即字為沙門億耳衆人當識是居士令五種養毋養視何等五一者治身毋二者除垢毋三者乳毋四者吉毋五者戲笑毋云何治身毋為是兒治頭手足耳鼻諸指是名治身毋云何除垢毋時時為兒洗浴浣濯是名除垢毋云何乳毋時時飲食乳養是名乳毋云何吉毋是兒行時執孔雀拂持三服又持衛擁護是名吉毋云何戲笑毋為兒作機關木人象馬車乘弓箭種種戲具隨時娛樂之是名戲笑毋是兒福德威力而疾長大便教書數算印善知諸物價相貴賤是王舍城聚落是四方貴客所聚集處時四方貴客來詣聚落問言是中何誰善好

有德可寄可信示我利宮諸人示沙
門德可善好有德可寄可信善別利宮
是諸賈客即詣沙門德可語為主人沙
門德可問諸賈客從何處來答言從
某方某國來即問彼方國中有何好
惡賈客具答好惡之事是時復有諸
賈客海中來者至王薩薄聚落問言
是中阿誰善好有德可寄可信示我
利宮諸人示沙門德可善好有德可
寄可信善別利宮是諸賈客即詣為
主人沙門德可問諸賈客從何處來
答言大海中來問大海中有何好惡
賈客具答海中諸事大海中有波怖
龜怖提迷魚怖提迷者羅魚怖失収
摩羅魚怖迴波怖水覆山怖黑風怖
惡龍處怖惡羅剎怖德可百千人去時
一得還若得來還種種珎寶布施作
福七世不盡何況己身是諸賈客見
是沙門德可有大威力如是思惟若作
薩薄共多人入海必安隱來出諸人
言沙門德可汝何以不入大海答言
我入大海作何等是中多諸恐怖百
千人去時一得還是諸賈客數屬言

何等人仰他活命乃至婬女仰他活
命若人求作布施福德是事善哉諸
賈客如是激厲沙門億耳信受欲去
到父母所辭欲入海時父母說諸怖
事欲令變悔以制留之入為財故入
大海我家中多諸寶物汝用布施作
福七世不盡何為入海時不隨父母
語父母語諸貴人佐我留億耳時諸
大官長者居士億財主大富薩薄如
是貴人留之不隨父母知其意正則
聽令去於是乘象振鈴遍告聚落令言
沙門億耳欲入大海我作薩薄誰欲
共去是人福德五百賈人皆悉樂從
彼國土法作薩薄者要出二十萬金
錢十萬辦舡十萬辦資糧莊嚴竟已
下舡着水中以七枚繩繫日日唱言
誰能捨父母兄弟姊妹妻子閻浮提
種種樂及捨樂壽誰欲得金銀摩尼
琉璃種種寶物七世隨用布施作福
者共入大海如是日日唱日斷一繩
如是斷六繩發第七繩待伊勒風語
好直風既得伊勒風斷第七繩舡疾勝
箭是薩薄福德威力是舡疾到寶

將勅語諸賈客言取諸寶物載往淸
舡莫令太重取寶物竟得伊勒風是
時舡去疾勝于箭還閻浮提向王薩
薄聚落有二道水道陸道沙門億耳
語諸商人何道去諸人言陸道去時
有空澤是中夜往語諸商人我曾聞
賊来劫諸賈客若前殺薩薄則諸賈
客無所成辦若不殺薩薄則以錢物
力若自身力若以他力必能得賊我
當餘處宿去時當喚我諸人言尒億
耳駈驢別處宿是諸賈客夜半發去
人人相覺竟不喚億耳後夜大風雨
墮億耳覺喚諸賈客賈客無人應者
億耳如是思惟奈何諸人棄我去耶
即逐去是道多沙土風雨流漫路無
遺跡抑驢嗅跡而前億耳飢極前行
見有一城嚴好淨潔如是思惟念想
得食立於城門隨念失聲唱言食食
時無數百千萬餓鬼来出皆言向等
食何誰與億耳言無食我行飢極念
想得食因出此言我無食也如是思
惟我當城邊得食是故唱言食耳諸
餓鬼言此是餓鬼城我百千萬歲今

自乃聞習食聲我等以不布施慳心
多故墮餓鬼中汝欲那去億耳言欲
至王薩薄聚落鬼言從是道去於是
前行復見一城如是復念前城不得
食今或能得水即到門立唱言水水
時無數百千餓鬼來出皆言何等水
阿誰與億耳言無水我渴極念想得
水因出是聲我無水也如是思惟我
當城邊得水是故唱言水耳餓鬼言
此是餓鬼城百千万歲今日乃聞水
聲我等以不布施慳心多故墮餓鬼
中汝欲那去億耳言欲至王薩薄聚
落鬼言從是道去前行不久復見樹
名婆羅夜於下宿擯樹落葉細者自
食麁者與驢如是日暮至夜是中即
有牀出男出女出顏貌端正著天寶
冠共相娛樂沙門億耳作是思惟我
不應尒看他私事時夜過晝來即時
牀滅女滅有群狗來噉是男子肉盡
骨在億耳念言我悔不問是人先作
何行今得此報夜善晝惡我當往待
問之至夜更有好牀男出女出顏貌
端正著珠寶天冠共相娛樂億耳即

往問男汝作何行今得是報夜善晝
惡男言汝何用問爲億耳言意欲知
之男言汝識呵濕摩伽阿槃地國中
王薩薄聚落不億耳言識男言我是
某甲居兒有長差迦旃延常出入我
家我常供給飮食衣被湯藥億耳彼
常語我言莫作惡行後得大苦我時
荅言先世以來以此爲業今若不作
那得自活時迦旃延復語我言汝作
此惡晝多夜多我言晝多即語我言
汝夜受五戒可獲微善我即從受今
得此報夜善晝惡皆由作行悔恨何
益男問億耳汝欲那去荅言至王薩
薄聚落男言從是道去億耳便去前
行不久復見一樹名波羅佳下止宿
搖樹落葉細者自食麁者與驢時夜
過晝來是處復有牀出男出女出顏
貌端正著珠寶天冠共相娛樂億耳
即念我不應住此觀他私事如是至
暮牀滅女滅百足蟲出噉是男子肉
盡骨在億耳念言我悔不問汝作何
行今得此報晝善夜惡當往待問夜
過晝來復有牀出男出女出顏貌端

正者珠寶天冠共相娛樂億耳往問
男子汝作何行今獲此報晝善夜惡
男言汝何用問為億耳言意欲知之
男言汝識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王
薩薄乘落不荅言識是中某甲男子
婬死他婦有長差迦旃延出入我家
我家常供給飲食衣被湯藥億耳
尒時彼教我言莫作惡行後得苦報
我荅言不能自抑當可如何復語我
言汝於此事何時偏多我言夜多時
迦旃延即語我言受晝五戒可獲徵
善我用其言受晝五戒故獲斯報晝
善夜惡悔恨先行無所復益男問億
耳汝欲那去荅言欲至王薩薄乘落
男言從是道去前行復見林樹池水清
淨億耳於中洗浴飲驢是池邊有堂
衆寶莊嚴億耳仰視見堂即作是念
我飢渴欲死當何所在即便上堂誦
佛經偈
飢為第一病行為第一苦如是知法實
涅槃第一樂
上堂見女人坐象牙牀牀脚繫二餓
鬼是女識億耳字問訊沙門億耳道

路不極不渴不飢耶億耳自念是女
人生不見我乃識我字何以得尒女
即喚億耳坐共相問訊語女言貴女
乞我食女言相與汝但莫與是二餓鬼
億耳言貴女今我飢急何能與鬼女
即與水洗手與食是女欲令億耳知
此因緣故小出堂外時二餓鬼申手
語沙門億耳乞我一口乞我半口我
腹中飢如火燒沙門億耳先好布施
憐愍衆生作是思惟我飢急辛苦是
餓鬼那得不苦各各與一口是二餓
鬼者食口中是食變成膿血少多咽
還吐出滿堂臭惡女人還入見臭處
滿堂女言我語汝莫與何以與之億
耳言姊妹我不知是事故與女即除
吐掃灑燒香還坐本處億耳語姊妹
更與我食女言我不惜食設與汝者
恐更與鬼是事不可億耳言姊妹我
先不知故與今不復尒是女即以水
洗手與億耳食是時更有一女来語
貴女與我食女言食汝常食作是語
已即有三鏑鑊爇火湯沸是女脫衣
著一面入鑊中皮肉爛盡唯有骨鏁

冷風來吹即得出鑊還活著衣噉其
爛肉噉已而去億耳故食更有女來
言貴女與我食女言食汝常食作是
語竟女變成羖羊噉草沙門億耳如
是思惟自疑我或人中死生此餓鬼
國耶即語貴女是何等事女言何用
問為億耳言意欲得知女言汝識阿
濕摩伽阿槃地國中王薩薄聚落不
億耳言識是一鬼繫我頭邊牀脚者
是我夫某甲居士繫我脚邊牀脚者
是我兒有長老迦旃延出入我舍受
我求服湯藥供養是二人瞋我言我
作財辛苦而持與他汝空自疲勞後
世當得膿血之報以是慳貪不憙布
施墮餓鬼中是惡口業報故與食變為
膿血億耳言是女何以自噉肉女言
是女我兒婦以物與舉或自噉若與人
我問時如是言我不噉不與他若自
噉若與他者我當自噉肉是故今自
噉肉是第二女復作何等變作羖羊
噉草貴女言是我婢我使舂磨或自
噉或與他若問時言我不自噉不與
他若自噉若與他者我後世當作羊

敢草以是因縁令作羊噉草億耳言
汝作何行女言我有少罪我是中不
久住我此間死當生四天王天中汝
能少為我不億耳言何等事女言王
薩薄聚落中我有女未知修善汝還
至彼為我語是女某甲我見汝父母
兄兄婦姊唯汝母獨受福餘者受罪
汝母因我語汝莫作惡事後世受
苦報汝若不信汝母言是處有藏大
有錢財取為我作福供養僧亦供養
長老迦旃延殘餘可以自活作是語
已問億耳言汝欲去耶荅言欲去女
言汝瞑眼即如其言便瞑眼須臾之
頃便於王薩薄聚落不遠置之是諸
賈客先到聚落者諸人問之何以不
見沙門億耳諸賈客言大海中失是
時聚落諸人聞其失億耳舉邑啼哭
如喪父母億耳問之何以如此諸人
言沙門億耳大海中失以其失故啼
哭相弔億耳即作是念我死消息聞
是聚落如是憂憒若今見我必復擾
動何須復歸彼賣女囑我語其母當
為王彼億耳漸到女舍共相問訊語

其女言某甲知不我見汝父母兄兄
婦婢盡在餓鬼中唯汝母獨受福餘
者受苦汝母語汝莫作惡事後受苦
報女言咄男子汝癡人汝狂人我父
母布施作福德死必生天何以故在
餓鬼中億耳即語女言汝母言某處
有藏廣大錢物在中為我作福供養
僧及長老迦旃延錢餘自活是女聞
已便至藏所發取大得錢財得以生
信如其母勅即以供養衆僧是沙門
億耳先世供養佛種善根利根近見
諦以是因緣力能得今世無漏智是
人為善根力所追便自思惟慈愛我
用歸家為當往大迦旃延所即往到
已頭面礼竟一面坐沙門億耳心猷
本事怖畏世間長老迦旃延隨順其
意而為說法即於座上得諸法清淨
無垢法眼是人見法得法知法淨
法度疑悔不信他不隨他立道果中
得無所畏從坐起頭面礼長老迦旃
延足自言大德我歸依佛歸依法歸
依僧我作優婆塞憶念我從今盡壽
不殺生心信清淨大德我欲善勝法

中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欲善勝法
中行道迦旃延言沙門億耳父母聽
汝出家不答言大德我父母未聽迦
旃延言我曹法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受具足戒億耳言大德我自求是事
若父母聽當來出家受具足戒迦旃
延言汝宜知是時億耳頭面礼長老
迦旃延足即便歸家見父母礼拜問
訊億耳父母先愁苦故失明聞億耳
從大海中安隱還歸悲喜淚出眼還
得明億耳住過五六日已白父母言
聽我善勝法中出家父母言億耳我
唯有汝本至心求願得汝汝不用我
語入大海得汝死消息愁憂故眼盲
汝今大海中安隱來還我大歡喜眼
得開視汝今便為更生汝受我語則
為供養我曹我曹壽命不過幾時若
能畢我等壽不出家者我死不恨億
耳答言諸供養滿十二年終父母壽
如偈說

生者有死　高者亦墮　一切皆盡
無有常者

億耳澡浴到長老迦旃延所頭面礼

足一面坐大德我今得正法信欲佛
法中出家修梵行長老迦旃延即與
億耳出家是時阿濕摩伽阿槃地國
土少比丘十衆難得是沙弥夏安居
過自恣竟長老迦旃延共住弟子近
住弟子諸方来見師問訊尒時比丘
滿十衆是時與億耳受具足戒時諸
比丘欲遊行東方國到佛所見佛供
養億耳問諸比丘長老郁去諸人言
欲至舍衛國見佛世尊親近礼拜億
耳言我亦欲去諸人言隨意億耳言
小待我辞和尚億耳向長老迦旃延
所頭面礼足一面坐如是言大德和
尚我今安居竟欲遊行東方國土見
佛世尊親近礼拜願聽我去迦旃延
言欲往隨意汝當代我頭面礼佛足
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
及餘比丘如是問訊長老摩訶迦旃
延是我和尚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
中舊比丘摩摩帝帝陁羅濟度
我是長老頭面礼佛足問訊少病少
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及餘比丘亦
如法問訊已從婆伽婆乞請五事一

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少比丘受
具足十衆難得願佛聽此國少比丘
受具足二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
地堅多砕石土塊願佛聽此國比丘
著一重草屣三者阿濕摩伽阿槃地
國人憙洗浴以水為淨願佛聽此國
諸比丘常洗浴四者如東方國土用
如是麻褥覆毛褥覆花衣褥覆願
佛聽阿濕摩伽阿槃地國比丘皮褥
覆羊韋鹿韋羖羊韋五者有比丘
遣比丘使與他比丘衣他不取是衣中
間失我曹當云何億耳汝若去東方
國土見佛世尊親近礼拜代我如是
問訊以此五事具白世尊是時億耳
受長老迦旃延語誦利從坐處起頭
面礼長老摩訶迦旃延竟已即向自
房付卧具持衣鉢遊行諸國土漸漸
到舍衛國見佛頭面礼足一面坐諸
佛常法有客比丘来以如是語問訊忍
不足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
疲耶尒時佛以是語問億耳忍不足
不安樂住不乞食不難道路不疲耶
是比丘荅言實忍足安樂住乞食不

難道路不疲諸佛常法共客比丘一
處宿時勅侍者為客比丘房舍內敷
牀臥具是時佛勅阿難為客比丘房
內敷牀臥具阿難如是思惟如佛所
勅為客比丘敷牀臥具佛世尊今日
必欲與客比丘同一房舍宿即向佛房
與客比丘敷牀臥具竟還白言大德
與客比丘敷牀臥具竟佛自知時佛
從坐起向自房到坐處敷尼師檀結加
趺坐億耳向佛房到已頭面礼佛足
坐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是二人夜
多坐禪默然中夜過至後夜佛語億
耳汝比丘唄億耳發細聲誦波羅延
薩遮陁舍修妬路竟佛讚言善哉比
丘汝善讃法汝能以阿槃地語聲讃誦
了了清淨盡易解比丘汝好學好誦
佛知故問汝何以晚入道億耳言大
德我久知欲患有緣事不得出家即
說偈言
已見世間過　見法不樂漏　聖人不樂惡
惡人不樂善　決定見法味　法味息煩惱
除熱離衆惡　服法喜法味
億耳如是思惟是我時到當以五事

廣問世尊於是億耳從坐起偏袒著
衣合掌白佛言世尊長老大迦旃延
是我和尚阿濕摩伽阿槃地國中舊
住摩摩帝帝帝陁羅濟度我稽首礼
佛足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
住不及餘比丘亦如法問訊以五事
廣問世尊佛語億耳汝且止須我問
時當說佛以是因緣會僧會僧已告
億耳汝所問便問是時億耳白佛言
大德長老迦旃延是我和尚阿濕摩
伽阿槃地國土舊比丘摩摩帝帝帝
陁羅濟度我是長老頭面礼佛足問
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住不餘
比丘亦如是問訊五事廣白世尊何
等五一者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比
丘少受具足十衆難得願佛聽此國
少比丘受具足二者阿濕摩伽阿槃
地國土地堅硶石多土塊多願佛聽
此國土比丘著一重草屣三者阿濕
摩伽阿槃地國土人憙洗浴以水為
淨願佛聽此國土諸比丘常洗浴四
者大德若東方國土用如是麻褥覆
毛褥覆華衣褥覆願佛聽此國土

比丘皮作褥覆羊韋麂韋羖羊韋五
者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比丘衣他
不取是衣中間失是中我當云何
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讚持
戒已佛語諸比丘從今日聽邊國中
持律第五受具足戒是中南方白木
聚落白木聚落外是邊國也西方有
住婆羅門聚落婆羅門聚落外是邊
國北方優尸羅山去山不遠有蒲泉
薩羅樹薩羅樹外是邊國東方有婆
羅聚落字伽郎伽郎外是邊國東北
方有竹河竹河外是邊國從今日聽
阿濕摩伽阿槃地國土比丘作一重
革屣若穿破更補兩頭置中央厚重
革屣不應著毛革屣不應著瞀革屣
不應著經革屣不應著一切青革屣
一切黃一切赤一切白一切黑青皮
間黃皮間赤皮間白皮間黑皮間青
韋緣黃韋緣赤韋緣白韋緣黑韋緣
師子皮緣虎皮緣豹皮緣獺皮緣貓
皮緣兜羅綿屣氈紵屣劫貝紵羖羊
毛紵羖羊毛縷縫屣羖羊角革屣鹿
前革屣孔雀筋縷縫孔雀翅雜革屣

一切種種雜色莊嚴縷繡革屣不應
著若著犯突吉羅罪從今日聽阿濕
摩伽阿槃地國中常洗浴如東方麻褥
覆毛褥覆華褥覆覆我今聽阿濕摩
伽阿槃地國中如是皮作褥覆羊韋鹿
韋羖羊韋有比丘遣比丘使與他衣他
比丘不取是衣中間失佛言若得衣
彼比丘十日應畜若過十日犯捨墮
佛婆伽婆在舍婆提國住六群比丘
尒時畜大皮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
狸皮佛言五大皮不應畜若畜犯突
吉羅罪更有五皮不應畜象皮馬皮
狗皮野干皮黑鹿皮若畜犯突吉
羅罪
佛在俱睒弥國是時長老闡那有高
好牀佛與阿難詣闡那房闡那遥見
佛来見已向佛合掌如是語大德来
入房看佛見闡那布高好牀見已語
阿難是癡人數高好牀內爛外流佛
種種因緣訶竟語諸比丘從今日高
好牀不應畜若畜犯波逸提罪
佛在毗耶離國時有一惡優婆塞與
跋難陁釋子作弟子共語恭敬更相

愛念跋難陁釋子晨朝著衣持鉢至
其家悪優婆塞與布坐處命跋難陁
坐共相問訊其家有犢子雜色斑駮
見已即生貪心是好可用作尼師檀
跋難陁語言汝犢子雜色斑駮是可
用作尼師檀優婆塞言汝須耶語言
須即殺犢子剥皮持與便持皮去犢
母鳴吼從後逐之是時諸比丘維耶
離僧坊門間空地經行遥見跋難陁
来諸比丘相語是跋難陁釋子無著
人多有見聞疑悪欲人將牛吼隨後
来必作悪事若欲作若已作漸漸到
諸比丘所問言長老此牛何以從汝
後鳴吼跋難陁向諸比丘廣説諸比
丘種種因縁訶跋難陁何以名比丘
故奪畜生命汝無慈愍心如是種種
因縁訶已是事白佛佛以是因縁集
僧集僧已佛知故問跋難陁汝實介
不荅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因縁訶何
以名比丘故奪畜生命無憐愍心佛
種種因縁訶已語諸比丘從今日白
衣舍牛皮不應受不應坐卧比丘家
中熝牛皮應受不應坐卧

佛在舍衛國六群比丘載女乘種種
不清淨佛言女乘不應載若載得突
吉羅罪六群比丘共女載種種不清
淨佛言不應共女載若共載得突吉
羅罪六群比丘共女有間載種種不
清淨佛言不應共女有間載若載得
突吉羅罪
長老畢陵伽婆蹉患眼親里遣使兩
犍牛駕車來迎長老乘車來此間治
眼竟言佛未聽乘兩犍牛車以是事
白佛佛言聽載犍牛車當使餘人御
不得自御尒時六群比丘捉特牛尾
渡河種種不清淨佛言不應捉特牛
尾渡河若捉得突吉羅罪若師子虎
豪馬牛雄者捉尾渡河無罪六群比
丘捉小女人手渡河種種不清淨佛
言不應捉小女人手渡河若捉小女
人手渡河得突吉羅罪
有諸居士婦向阿脂羅河洗浴脫衣
岸上入水洗浴河水卒漲漂去尒時
諸比丘在河岸邊空地經行時諸女
人語諸比丘大德見救捉我等諸比
丘言姊妹佛結戒不應故觸女人身

諸女人言大德慈悲憐愍人何處沙

門釋子中我等今為水漂是非見捉
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事白佛佛言
應救諸比丘如是捉時婬心起還放
諸女言大德小時莫放得到彼岸諸比
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雖婬心起
但捉一處莫放到岸不應故觸若更觸
得罪若繡畫女木女不應故觸觸得
突吉羅罪
佛婆伽婆在阿羅毗國阿羅毗諸比
丘著木屐時時到和尚阿闍梨所受
經學經問經是時精舍內曳屐趿躁
作聲有一摩呵盧比丘蹈斷長行生
佛知故問阿難何以故精舍內曳屐聲
阿難言世尊是阿羅毗諸比丘著木
屐時時到和尚阿闍梨所受經學經
問經是故曳屐作聲佛以是事集僧
集僧已知而故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
比丘畜木屐種種因緣訶已告諸比
丘從今不得著木屐多羅者屐竹屐
竹葉屐夫若屐婆毗屐若畜犯突吉
羅罪

長老跋提從高貴中出家是人本白
衣時著欽婆羅㲲如本法畜欽婆羅
㲲諸居士譏嫌訶責沙門釋子自稱
善好有德著欽婆羅㲲如王如大臣
有諸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聞是事
心慚愧以是事具白佛佛以是因緣
集僧集僧已佛知故問汝實尒不答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因緣訶何以名
比丘著欽婆羅㲲種種因緣訶已語
諸比丘從今日欽婆羅㲲不應著若
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王舍城瞻蔔國中有長者子字
沙門二十億是人棄二十億金捨瞻
蔔城五百聚落阿尼目佉出家徒跣
空地經行足下血出遍流經行地經
行此頭彼頭烏啄血佛與阿難到是
處見是事佛知故問阿難誰是處經
行地血流漫阿難答言世尊是瞻蔔國
中長者子字沙門二十億棄二十億
金捨瞻蔔城五百聚落阿尼目佉出
家徒跣經行足下血流遍經行地經
行此頭彼頭烏啄血佛以是事集僧
集僧已佛知故問汝實尒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言沙門汝能著一重經行
草屐不荅言不能佛言何以不能荅
言世尊我儻有同守戒諸比丘當言
瞻蔔國中長者子字沙門二十億棄
二十億金捨瞻蔔城五百聚落阿尼
目佉出家而染著一重草屐若佛聽
一切比丘著我當著佛種種因緣讚
戒讚持戒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
從今聽著一重經行草屐若破補兩頭
置中央厚重草屐不應著毛草屐不
應著聲草屐不應著纏草屐不應著
一切青一切黃一切赤一切白一切
黑草屐不應著青皮間黃皮間赤皮
間白皮間黑皮間青皮緣黃皮緣赤
皮緣白皮緣黑皮緣師子皮緣虎皮
緣豹皮緣獺皮緣猫皮緣兜羅紵屐
毿紵屐刼貝紵屐羖羊毛紵屐羖羊
毛縷縫屐羖羊角屐廣前屐孔雀筋
縫屐孔雀翅縫屐一切雜色草屐不
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東園摩伽羅母堂上晡
時從禪起下堂在露地經行是時諸
比丘著草屐隨佛經行佛顧視見諸

比丘著草屐隨佛經行語諸比丘有
外道出家師弟子尊重業敬師故不
著草屐從師經行何況多陀阿伽度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汝曹著草屐隨
佛經行佛種種因緣訶已語諸比丘
從今佛前不得著草屐和尚阿闍梨
一切上座前佛塔中得道塔中溫室
講堂食廚門間禪窟大小便處洗大
小便處洗浴處一切多衆行處不應
著草屐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長老畢陵伽婆蹉病眼
痛徒跣入聚落甓石傷脚增益眼痛
以是事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白
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知故
問畢陵伽婆蹉汝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讚戒
讚持戒已語諸比丘從今聽著一重
草屐入聚落學重草屐不應著毛草
屐不應著乃至種種雜色縷縺草屐
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露地洗脚以脚
指行脚跟行或登樹葉行著石上跳
行入户牀上坐或時用草若袋若襞

納拭脚住處諸草若衣嬰納狼藉在
地臥具垢臭尒時有一居士請佛及
僧明日食佛默然受居士知佛受請
從坐起頭面礼足繞佛而去到自舍
具多美飲食氣味香潔辦具竟敷坐
處遣人白佛時到食具已辦佛自知
時諸比丘至居士舍佛自房住迎食
分諸佛常法如是遊觀看諸比丘房
持户鉤處處大房別房遍諸房看開
一房見草及衣嬰納狼藉在地臥具
垢臭佛入房安徐舉被褥出牀搨棄
地草及衣嬰納掃房中塗地竟還內
被褥牀搨閉户下檯向自房到坐處
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是時中間居士
見僧坐已自行澡水自手與種種多
美飲食氣味香潔僧自恣飽滿已持
獨坐牀是中坐欲聞法上座說法已
次第而去還到精舍頭面礼佛足一
面坐諸佛常法比丘食還歡喜軟語
如是問諸比丘美食飽滿不尒時諸
比丘還佛以如是語問諸比丘美食
飽滿不荅言飽滿佛言我今日持户
鉤處處大房別房遍諸房看開一房户

見革及衣鉢納狼藉在地卧具垢臭
是事不是汝曹云何不愛護僧卧具
諸居士婆羅門血肉乾竭布施作福
諸比丘是中應少愛善愛護佛種種
因緣訶已語諸比丘從今聽一重洗
脚革屣若穿更補兩頭置中央厚重
革屣不應著乃至種種雜色縷縫革
屣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失一重洗脚
革屣比丘到居士所乞言我失一重
洗脚革屣汝與我居士約勅皮師汝
與是比丘作一重革屣我與汝價是
皮師以厚重革屣貴直二三錢不肯與
作一重革屣比丘到皮師所索皮師不
與作比丘不得還從居士求言居士是
皮師竟不與我作一重革屣居士言大
德我已約勅不肯與我當云何汝能
著厚重革屣不比丘如是思惟我當
壞厚重革屣作一重革屣者是比丘
持縷錐往祇桓門間欲壞厚重革屣
作一重革屣佛食後彷徉經行往到
是處見是比丘門下坐佛知故問比
丘汝作何等答言世尊我失一重洗

廚草屣我從居士乞居士約勅皮師　十誦律卷第五十五　第十六張
令作言與是比丘作一重洗脚草屣
我與汝價是皮師以厚重草屣貴直
二三錢故不肯與我作一重草屣我
到皮師所重索皮師故不與我我不
得已還從居士乞語言居士是皮師
竟不與我一重草屣居士言我已約
勅不肯與汝我當云何便語我言汝
能著厚重草屣不我如是思惟當壞
作一重洗脚草屣佛語比丘莫壞厚
重草屣何以故不堅牢故從今聽作
破染著淨若有人施厚重草屣還令
主著行下至二三步如是得畜
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以佛聽著破
染著淨草屣故求種種雜色草屣畜
有時六群比丘到諸釋子邊乞草屣
着主不與一比丘高舉一比丘脫取
以是事故釋子恒不敢出恐六群比
丘脫我草屣故諸居士譏嫌訶責沙
門釋子自稱善好有德著種種雜色
莊嚴草屣如王如大臣有比丘少欲
知足行頭陀聞是事心慚愧以是事
具白佛佛以是因緣集僧集僧已佛

知故問六群比丘汝實介不答言實
介世尊佛以種種因緣訶何以名比
丘者種種雜色莊嚴草屐種種因緣
訶已語諸比丘若有一重草屐若有
破濟者淨厚重草屐聽畜一切雜色
莊嚴草屐不應著若著犯突吉羅罪
佛在舍衛國自恣竟夏末月與大比
丘衆遊行諸國有一比丘手捉草屐
鼓行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比丘何
以手捉草屐鼓行答言世尊我草屐
內鼻堅是指間破痛故鼓行佛言應
用軟物作

七法中皮革法第五竟

十誦律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